

Wh | 诗路花语

南沙之歌

■ 王登平

辽阔美丽的南沙
宛如星河从天而下
牵手印度洋,拥抱太平洋
大爱挽着你我
亲人牵挂的南沙
你与黄河长江一家
条条珍珠链,母亲胸前挂
百舸争流齐奋发
啊南沙,祖国的南沙
你是凝固的诗行
吟诵历史的风采
孕育华夏的希望
啊南沙,祖国的南沙
你是和平的交响
传播友谊的音符

高山上的黎民

■ 李孟伦

从南海边沿着河流一直进入山谷
可看见一排排的船形屋面朝大海
在风雨中依然带着海咸碱的味道
人们抱着柴米油盐瓢盆住在屋里
屋里一年四季炊烟袅袅冬暖夏凉
村前村后人们刀耕火种鸡狗往来
在山水间晨来听鸟音晚来看鸟鸣
披阳光披月亮披星星看花开花落
守护大山的翠绿守护天空的蔚蓝
与鸟儿一样自由与晚风一样舒畅
我们走进大山就走进黎民的生活
船型屋是先民在海边时船的模样
千年之前千年之后黎民依然记得
租上在辽阔的海边种田织网打鱼
居住的地方啊没有篱笆没有围墙
像风儿一样与大地一起自由自在
直到后来汉人来才把家搬进大山
人们将过去与酒一起倒在肚子里
每当太阳走向西山留下一片晚霞
挂在山林间幻化成了七彩的光芒
光影下入暮的老妪总坐在河一头
痴痴地遥望着大河流入海的一端
也许辽阔的大海才是故事的开端

龙昆南的下午三点

■ 谢耀中

下午3点钟的太阳
在这个冬日的午后
她的热情,
有些迟疑 裹挟着 三侬腼腆的电驴
泅游在
这陌生又熟悉的龙昆南
波光潋滟的车流里——
一匹宝马,花枝乱颤
一辆大奔,呼哧喘气
轰隆而过
一驾粗笨的东风大卡
没有丝毫的畏手畏脚
一路昂首,一路向前
此刻,人到中年的三侬
驮着一脸俨然的生活
匍匐在
这个城市的某个犄角旮旯
正穿梭而过
这熟悉又陌生的龙昆南 总是——
一路沉默,一路欢歌

海口,一条条道路
靓丽起来

■ 乐冰

对于海口,我心存感激
曾经许多美好的时光在这里度过
我不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人
每天与她相遇
我都想表达无限的感恩
这些年来,
我一直在试图寻找一种方式
表达对她的爱恋
可看着她一天天面容消瘦
像一个蓬头垢面的乞丐
我的心像落下了冰霜
我多么希望有阳光照耀
让心里的冰霜融化
现在,我冰冷的心已慢慢苏醒
阳光穿透窗户照在我身上
这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海口
每天都在发生让人欣喜的事情
占道经营的不见了
商店门前的卫生干净整洁了
原先司空见惯的沉珂得到病除
一条条道路靓丽起来
海口又像回到春天
人们感受着阳光
赞美幸福的生活
我看到近处的青草、绿树
更远处幸福的目光

投稿邮箱
hrbwxb@163.com

Wh | 心香一瓣

心灵的家乡

■ 孔见

我出生在一个叫做天涯海角的地方,荒凉的沙滩上,到处都是仙人掌和野生的葵藜,还有残破的船,甚至溺水者冰凉的身体。很小的时候,我就被告知,我生活在一座岛屿上,四周包围着茫茫无边的大海,头顶则是吞没一切的天空。站在高耸的海岸上,我感到整个世界都要离我而去,一种被遗弃的感觉缠绕在幼弱的心中,像一团挥之不去的云雾。我觉得,我出生的地方不是自己的家乡,我的家乡在苍茫的海天之外。说起来令人难以相信,大约在十岁甚至更早以前,我就纠结于我是从哪里来的,人活着有什么意思?这样的问题像毒蛇一样纠缠着我的思想,让它陷入一种落寞的沉思当中,寻寻觅觅,时常听到一个声音在缥缈地呼唤着我的名字,就像母亲在呼唤迷失的孩子。坐在房间里,有时会觉得有人在敲门,拉开门外却空空荡荡,只有无形的风胡乱地吹向四面八方。

我对生活的记忆是从一个梦开始的。在梦中,我从天空最深邃的高处突然失足,身体旋转着跌落下来,像一个自由落体,一只被击中的鸟,掉啊掉啊,越掉越快,所有的云都向我涌来,却挡不住我坠落的速度。就在快要落到地面的时候,我惊醒过来,大汗淋漓地喘着粗气。这时候,支撑着我睡床的地面才变得真实起来,它布满了厚厚的尘土,人就在尘土里生活。这个梦成了我睡眠的一部分,在重复了无数遍之后,它变得十分熟悉,以至于在堕落的过程当中,我就提示自己,不要害怕,没事,

大学时代,我读的是历史,但它并

不妨碍我对文学如饥似渴的痴迷。走进社会之后,我过于单纯的心智或许博得朋友的信任,却不利于应对人际之间复杂的利益关系;过于鲜明的道德感也让我难以融入世俗。文学的爱好非但于事无补,反而加剧了内心的忧患。它把我变成了一个多愁善感的人,看到一片落叶也会浮想联翩,对很多事情无能为力,却又无法释怀,空抱一腔滚热的情愿。我的夜晚变得比白天还喧闹,简陋的木板床翻腾着汹涌的波涛,有时半夜里爬起来,像比目鱼一样在月光下到处游荡。我知道自己已经陷入迷津之中,实在不愿长此下去,被自己以为无意义的生活搅得昏天黑地。我必须看清这个世界,和生命的真相,哪怕它是多么狰狞。

“未经检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。”古希腊哲人的箴言,被抄录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,成了我的座右铭。我决定从文学的习写转向哲学的思问,开始了精神寻乡的漫长旅程。八十年代,国门敞开,西方思潮鱼贯而入。顺着潮流,我寻访过克尔凯郭尔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尼采,弗洛伊德、荣格、萨特、海德格尔,还有爱因斯坦,波尔等众多的思想家,他们的话语都曾开启过我的心智,却未能缓解自己内心的焦虑与惶惑。我惊讶地发现,许多备受顶礼的现代主义大师,如波德莱尔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尼采、卡夫卡,其实都是些病人,而且有的已经病人膏肓,不可救药。他们其实是人类精神的祭品,代表同胞去受难。其价值不在于化解什么问题,而只是将遭遇的问题尖锐化地摆到人面前,让人有

同病相怜、抱头痛哭的慰藉感。即便是那些看起来没什么毛病的哲人,他们对人生给出的答案多数是否定性的。一种无家可归的绝望情绪与难以驱逐的荒谬感,弥漫在二十世纪精神的天空。某个特殊的机缘,让我回归于东方古典智慧的领域,寻访那些宁静而深邃的智者,并从此有了浪子还乡的感觉。我无不惊讶地发现,鲁迅先生曾经于无所希望中久游彷徨、走不出去的“无地”,却早就有很多人在这里安身立命了。田园将芜,胡不归?

伴随着个人精神探问的,是我的随笔性书写。对于作者而言,它是自我治愈的药石,是一个病人给自己开出的方剂。在某种意义上,也记录了一个人精神逐渐康复、并健壮起来的过程。其中,许多批判性的激越文字,与其说是指向黑压压的社会人群,不如说是指向作者本人,是在给自己做思想转化工作。在我的第一本书的后记中,有着这样的文字:“写作或是为了排泄情愫与思维的沉淀物,以获得身心的畅通;或是为了灵魂的飞翔与精神的建瓴。我是一个懒于表达的人。这些年来,我生活在一种秩序混乱、缺乏安全感的背景中,许多情绪和念头在身心内部冲撞着找不到出路,变成一种毒气污染了我生命的源流,甚至危害我的健康。写作对于我,便如同一次又一次的打扫。我幻想着自己有一天,能够像高山顶上的天池,承受天地的恩泽,并以清纯的品质映照万物的本质,让掬饮者周身通灵畅美。”二十年之后的今天,这段话至今仍然是我的写作得以持续的理由。

Wh | 海南风物

荔园春色

■ 刘霞

一个小小的淡绿色花苞上突起的深黄色花蕾,花蕾的四周环绕着晶莹剔透的八片淡黄色的花瓣,由花蕾的中心伸展出一根嫩黄的花茎,茎上高耸着两片洁白透亮的花蕊。这当然是一朵花了,是一朵长在荔枝树上的花。荔枝花的体积极小,不细看很难看清它的组织有这么复杂。

这是一片种植在海南的妃子笑荔枝树。海南独特的热带气候,四季瓜果飘香,花常绿,让人很难分辨出四季。荔枝花大约开在冬季与春季交替的时间,赶早一些的在冬季就开了,只是不那么旺盛,不那么浓密,多数的还只是一个绿色的花苞。当绿色的花苞慢慢展开变成一个淡绿色的花托,淡黄色的花瓣便从绿色花托里恣意伸展出来,洁白的花蕊从花蕾中心长出花茎再分成两片的时候,荔枝花算是成熟了。

荔枝花喜热闹,一个枝头绝不会只有一朵这样的小花,而是无数个小花挤在一起,簇簇、一团团。远远地看去,满树都是淡淡的黄色花团;近看,却是一朵朵精致小巧、晶莹剔透的小花。当满园的荔枝树的枝头都纷纷挂满这种小花的时候,应该就是春天了。

春天的荔枝园异常的热闹。花儿们一朵朵,一簇簇的,挤着挨着,争相竞放,似乎在向世人炫耀她的美貌,倾诉着她的丰功伟绩。不是么?如果没有她们就不会结出那么甘甜美味的果实,就不会有“一骑红尘妃子笑,无人知是荔枝来”的千古佳句。

荔枝花的美艳吸引了无数的蜜蜂。听,不绝于耳的“嗡嗡”声,正是蜜蜂们发出的赞美。养蜂人不失时机的将几百箱蜂转移到荔枝园,自己也带着简单的行囊和做饭的炊具在荔枝园里安营扎寨了。这让种植荔枝的人脸上又多了一层惊喜,他们在内心里盘算着,有了蜜蜂来传授花粉,今年荔枝树结果的胜算又多了一筹。

为了能让荔枝挂果的质量和数量有保证,种植户们还要将太过密集的荔枝花梳理掉一部分,以免挂果多了难以保果。多数勤劳的种植户在春节里就开始到荔枝园来梳花了,有的忙不过来,还请了工人来帮着梳花。

养蜂人和梳花人,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谈着。

梳花人谈荔枝,管荔枝可不是一个省心的活,偷不得半点懒。特别是在季节里,要干的活一定要干完,否则就会影响收成。等有了收成,还要看市场好不好,能否卖得好价钱是每个种植户最关心的事。养蜂人谈他的蜜蜂,蜜蜂勤劳,还得有花采。海南的气候四季都不愁没有花,可养的蜂多了,却要四处流动,他们经常要风餐露宿。不过,收获倒也可观,仅这一回就有了不小的收获。

没几天,养蜂人就当着梳花人的面,从蜂箱里取出蜂窝,架在专用的器具里取蜜,只见晶莹透亮的蜜立刻就流了出来。于是,养蜂人买来成打的矿泉水,兑上刚取出的蜂蜜让人品尝。最先品尝的人当然是梳花人。尝过新鲜的荔枝蜜,那个甜哟,一直甜到了心底,梳花人一传十地很快就在当地传开了。来荔枝地尝荔枝蜜的人多起来,养蜂人一见有人来就开瓶兑蜜。现取的蜜,一点都不掺假。尝蜜人问:“怎么卖?”养蜂人答:50元1斤。因为觉得值,二话不说,你几斤,他几斤,有的除了买给自己喝,还给在城里的亲戚买。厚厚的百元大钞,没几天就装满了养蜂人的腰包。养蜂人就这样轻而易举地销售了自己的产品。

农历正月底的时候,荔枝花期接近尾声了,养蜂人拉起蜂箱准备离开荔枝园。种荔枝的人邀请着“明年春天还来吧。”

养蜂人肯定地说:“明年春天一定来!”

Wh

家住海南

吴楚寰作



湿地守护者

■ 赵承宁

三十年前,我刚从外地调回东方市工作时,我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,在东方这块炽热干旱、风沙飞扬的土地上,竟然还会有一块候鸟越冬的湿地——面前海湿地。

东方的四更面向大海。千百年来,村里人把眼前的大海叫作面前海。村前的大海,海岸线很长很长,而且是一条浅海海岸。漫长的浅海里长着密密麻麻、望无边际的红树林,从远处眺望就像水中的一道绿色长城。这道绿色长城巧夺天工地为面前海海岸构筑了一个偌大的天然湿地,由此,这块湿地因面前海而得名“面前海湿地”。

自古以来,当北国开始冰封雪飘的时候,一群群琵鹭、白鹤等候鸟,成群结队从遥远的北方飞到面前海湿地栖息越冬。其实,村里的前几代人中,也没有人说得清楚,究竟从猴年马月起,面前海湿地就成了越冬候鸟天堂的。据当地民间的流传,早在明代永乐年间,面前海湿地就已经是昌化县(当时四更是昌化县管辖区)境内一处有名气的胜景。在明清两代,昌化、感恩一带不少文人墨客都到过面前海湿地游踪。昌化县永乐年间举人文中,游历面前海湿地后,还曾留下一首脍炙人口的诗篇《观湿地鹭鸟》。诗曰:“海边蓬莱众人从,鹭鹤高悬在苍穹。村口处处便涉水,丛林浮现眼帘中。”面前海湿地这座候鸟的天堂,除了红树林的拱卫之外,湿地里浅底的鱼虾、萋萋的水草、适度的水温,岸边绒绒的植被,其多样性的生物环与当地的蓝天、白云、沙滩,共同打造了一座空灵圣洁的候鸟天堂。从明王朝始至今,时光流驶了数百年,但面前海湿地仍历久不衰,保持着圣洁与柔美的容颜。她的幸运,是因为她深藏在一方对大自然、对生灵有敬畏感的人群当中,得到了当地世代代的守护者对她的爱戴与呵护。

面前海湿地周边有十多个村庄。自古以来,这一带的村民淳朴善良、崇尚儒家传统文化。早在抗日战争时期,当地共产党面前海特别支部在这一带开展地下活动的艰苦岁月里,共产党人宁可挖草根、吃野菜,也从来就不捕杀在湿地越冬的琵鹭、白鹤,为当地村民树立了守护湿地、爱护候鸟的标杆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当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时期,尽管当地的生活并不富裕,但秉性善良、富有感恩大自然良知的村民,也从来不为“围海养鱼、围海养虾”的利益所诱惑,而去破坏湿地的生态环境。他们怀着守护者的责任担当,以主人翁的姿态守护着湿地,保护着在湿地里越冬的“远方来客”。有一阵子,当社会上传说候鸟是“禽流感”病毒的传播媒介的时候,当地的村民也未曾驱逐或捕杀在湿地过冬的候鸟。当地的村民早已把湿地看作是子孙的福地,把候鸟看作是家里的“常客”。每当冬季,湿地的上空出现晚霞与鹭鸟齐飞的美丽景观时,当地的人们倍感自豪。他们渴望自己的子孙后代都能永远看到这种天人合一、物我共存的大千世界。

近几年来,随着环保意识深入人心,更加升华了湿地周边村民的环保文化自觉。湿地属地的镇、村干部加强了对湿地及周边环境的保护力度,层层成立了湿地保护专业队伍。四必村党支部、村委会还把湿地环境保护工作列为建设生态文明村的重要工作任务。这几年,每到冬天,人们还经常看到很多青年志愿者组成的队伍在湿地巡逻,守护候鸟。

我向往与敬畏面前海湿地天堂,我更敬重与崇尚那些长年以来不计报酬、默默无闻地守护一方候鸟天堂的卫士们。正是他们用自己的辛勤劳动,守护了面前海湿地的圣洁与美貌。

Wh | 岁月如歌

童年赶集

■ 曾洁

冬天,瑟瑟西风吹过流年,漾着碧波清漪,亦掀起了岁月的波澜,一剪又一剪的生活故事被切成过往的篇章。

我的家乡——赤楼村,在海南岛乐东西南部的大山脚下,是一个山清水秀的村庄。那时,交通不方便,没有班车,也没有“三脚猫”,到七、八公里路远的集市也得步行。小时候,在我的记忆中,每年春节前几天都要出一趟远门到九所赶集,卖点米所得的钱用一点买菜回来过年。所以,头一天要赶集卖的两斗大米,父亲母亲先给我准备好,分在两个布袋里,缚在一根扁担两头。然后,第二天早晨我就起程了。

挑着两小半袋大米,迈步奔向七、八公里之外的集市。不知为什么,那天我脚上有使不完的劲儿,竟然不觉得肩上的重担。不久,九所集市就在眼前了,我非常高兴。

赶集的人真多,很多人都来市场卖米的,人和排成两行长长的队伍。熙熙攘攘的人群,让乡村有了色彩,有了韵律。我等了半天讨价还价全以三毛钱一升米卖出去,卖出的米所得六元钱,非常开心。而后,我用一角钱买了一碗“凉粉”吃,还买了几个杨桃。接着又给家里买过年的菜:椰子菜、白萝卜、冬瓜、米粉线、生姜、蒜头、葱。这时我发现太阳已西斜,所以决定早点回家。正当我开开心心回家时,我父亲的一个学生(他已参加工作)送给我两斤粮票,并吩咐我买几个包子吃。在物质和精神都匮乏的年代,上“消费社”吃饭,简直是一种奢侈的消费。于是我把粮票珍藏起来,觉得真好,仿佛是一个时代的共鸣。所以在那当下,我立刻做出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:好好读书,将来有一份好的工作,拥有钱拥有粮票。那位大哥送我的不仅仅是粮票,而是一份希望,一份对美好未来的希望。

回到家时,已是傍晚了。父亲母亲问我,肩膀疼吗?累不累?我说,不疼也不累。

童年以苦为乐。成长的底色是苦涩的,像一幅美好的油画,在深沉的、接近深蓝底色上,覆盖一层层颜料,色彩渐次明亮,风风雨雨后,乡间的茉莉花,开了。

别样年味

■ 王志坚

苦干了N多年,去年春节,突然发现自己从未休过节假日,想到漂亮的表妹嫁到海南,于是理直气壮的向老板请了假,借口走亲戚带着太太从北京到海南过年,可算是赶了个时鲜,其实是想洗肺,玩个生态。

表妹家在文昌,会文镇烟墩坪上国村。上国村是具体的自然村,又是行政村。上国行政村辖上国村、桃梅村、南星园村、鸿图村4个自然村。元末明初公裔侍祖由福建渡琼,是为海南彭氏始祖,现在定居于上国村的彭氏一支,是明初福建莆田寄生祖裔系十世继迁入建,建庄于烟墩坪,坐西北朝东南,似乎得了风水的灵气,出了两位正五品官,十几位百岁老人,最近又发现无以伦比的古榕树王,好一个风水宝地,人杰地灵。

阿公阿妈早已迎在门口,赶快洗手,用小箩筐挑上鸡、鱼、肉、酒、蜡烛、香火、纸钱,到村庙祭公,将带来的贡品呈上祭拜先祖。供品很重要,选最好的文昌鸡,杀鸡留下的刀口有讲究,鸡皮要完整,鱼要大小品种要一致,相对摆盘,燃烛、焚香、鞠躬、烧纸钱后,放鞭炮仪式完成。文昌每个自然村都有自己的村庙,宗亲族人碰面后相互问候,坐下来抽支烟,聊聊家常叙事。

阿公阿妈倾注全部感情指导儿子祭祖,文化就这样得以传承,香火才得以延续。首先把香烛点燃,拜在祖屋最高的位置,其次在八仙桌上呈上鸡、鱼、肉、菜、酒、饭,点上油灯,贴公仔,换对联,一切一丝不苟,气氛庄严,阿妈这时说了一句话

“所以要生儿子呀”,大家都笑了。欢颜、喜悦、张灯结彩,其乐融融!如此直到初三,过年的情节,味道一直延续,后走亲访友,走到腿软脚软,意味深长!

初一早晨放鞭炮、吃斋菜年饭,这是一辈子的念想,一生的享受!只有阿妈做的最好吃,有十样食材,黄花、木耳、香菇、发菜、腐竹、粉条、水芹、芥头、甜菜、豆腐干,不放盐,先用老抽炒,再用小火烩,少许芝麻油。阿妈的味道香烹爽口,我一口气干了三碗!

在祖屋里住着,畅享年味,不断有新发现、新感觉。房前种满鲜花,小叔叔最得意过年时他的菊花争奇斗艳,屋后种果,看来自家种的绿叶蔬菜,今天鸡下了两个双黄蛋,硬往我手里塞,“双黄蛋,自己下的,自己下的,吃完了还有”。上国村是有名的长寿村,表妹家里百岁老人就有4位,村里80岁左右的老人竟有十几对。正月初十是七婆79岁寿辰,她与七公结婚58年啦!大家都回来祝贺,还要放电影《战友》。这么一来,我们原本定好的回程又往后推了。

要留下来为七婆七公加油,为上国村加油,如果把油加够,二老百岁,长寿村再添精彩,今后改称“十全长寿村”。那时还要回来讨酒喝嘞!